

## 如何用文学讲好“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故事——

# 沉浸到农村变革的波澜中

□《文艺报》记者 徐健 罗建森

“中国的根在乡村。文学作品里的一个个乡村，其实就是中国的缩影，不懂得中国农民就不懂得中国。”在 2020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强调，今天的广大作家面对的“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远的新时代的乡村世界”。这个新的乡村世界，“召唤着广大作家迈开双脚走进，但走进不是单向的观看，作家也不是游客，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今年 3 月，中国作协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邀请广大作家和所有文学写作者共同书写新时代新山乡，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多角度讲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背后的深刻变革和伟大实践，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农村旧貌换新颜的精神气象。如今，广袤山乡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正为文学创作敞开天高地阔的无限可能。

20 世纪 50 年代，作家周立波携全家从北京迁往湖南益阳市郊的桃花仑竹山湾，积极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员同吃同住、打成一片，创作出《山乡巨变》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作家用他的笔热忱而深情地记录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变迁，真切捕捉和反映了时代脉搏，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如何弘扬老一辈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如何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书写中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彰显精神特质和艺术追求无疑是每一位写作者都应当认真思考、不懈探索的课题。

### 没有生活经验的作品很难打动读者

“今天的写作者，身处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我们的国家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乡村也正在发生巨变。”河北省作协主席张仁剑认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不仅仅是扶贫协作，也不仅仅是乡村振兴，“应该从整个社会大局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山乡巨变，因为农村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会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制约”。

这些年，关仁剑一直在雄安新区生活，深入基层、下沉群众的丰富经历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学创作与生活实践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他表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有其特殊的鲜明时代感，今天的“新时代山乡巨变”亦如是。写作者应积极体验生活，去深切感受时代的深层律动。“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传承乡村文化，以及人如何新生。”小说应该真实记录和表达人在时代大变局中的奋斗史、精神史和风俗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谈到，过去的农村题材写作，在描写传统与怀旧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创作经验。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和《古炉》《山本》、阿来的《尘埃落定》《机村史话》、莫言的《晚熟的人》、刘醒龙的《分享艰难》、邵丽的《金枝》《陌上》等，都以不同方式体现了乡土叙事个人开掘的维度和深度。而在今天，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机械化的生产方式的介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对年轻一代农民的影响……这其中隐藏着许多生动的故事值得书写。

“文学对时代变化的反映，显然不能等同于行业报

告或新闻报道。文学的方式总是以小见大，以人物来带动事件并呈现社会面的变化。”陈晓明表示，肯定正面描写现实生活的积极面，如何将正面、积极、肯定的形象写得真实感人，是现代批判现实主义以来的文学难题，也是作家应该遵循的创作铁律。“如果脚上不沾满泥土，没有生活经验的作品，自己不会感动，也不可能打动读者。”

“近年来乡村题材创作领域涌现出不少长篇小说，可像《创业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这样黄钟大吕的作品却很少见。”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正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振兴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工程。”贵州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欧阳黔森谈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作家应该遵循的创作铁律。“如果脚上不沾满泥土，焉能嗅出泥土的芬芳，焉能感知思想的光芒？”

为了写好《江山如此多娇》等作品，欧阳黔森在偏远农村地区长期生活、生活。在他看来，要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必须亲历现场、如实记录，无论怎样编撰，都远不会如现场的故事精彩。

### 文学是抓住现实灵魂的虚构

书写乡村题材、抓住新时代“山乡巨变”，既要重视创作的主体性、思想性，更应注重作品的情感性和艺术性。一部理想的优秀作品，应该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兼具“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说主题是文学的“骨”，那么真挚深刻的感情就是作品的“魂”，出色的艺术手法则是作品的血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只有用情用力讲述，才能令人感同身受。”对于如何用情用力讲好新时代山乡故事，欧阳黔森有着自己的理解。“用情，只能是用真情，这种真情既是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准则，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民族必须旗帜鲜明，也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符合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用力，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为着力点。没有工匠精神，着力点产生偏差，那么就偏离了‘培根铸魂’的初衷。”

谈及应该如何正确认知乡村、如何正确看待这个时代及其巨变，关仁剑表示，写作者要始终保持艺术的眼光、诗性的情怀、理性的思考，来完成对历史变迁的艺术呈现。“巨变中丰满立体的新人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新农农有着怎样的爱和恨，有着怎样的凤凰涅槃式的蜕变？作家们当前面临着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思想扎根与艺术蒸馏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通过艺术的融合，来实现对现实巨变的深刻理解和表达，提供超越性的现实审美经验。”

陈晓明认为，优秀的艺术细节和出色的文学想象力，是文学作品在反映时代现实时不可或缺的重要艺术特质。对于小说的细节问题，他表示，好的细节和故事才能使人饱满起来，使小说立起来。诗歌靠语词，小说靠细节，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流水账似的、没有过硬细节的作品，当然不会动人。例如莫言《晚熟的人》中那位左手挥镰、右手绑脚的田歪，令人印象深刻甚至触目惊心。

“文学对时代变化的反映，显然不能等同于行业报

“乡村题材的书写同样离不开文学的想象力。”陈晓明说，“不要认为描写乡村变革就只能平铺直叙。事实上，作家同样可以用各种艺术手法。作家如果沒有想象力，就不可能抓住改革开放这 40 多年来中国农村的神奇变革。文学是虚构，但又是抓住了现实灵魂的虚构。”

### 从农业、农村、农民角度讲述乡村变革

自新文学发生以来，中国一直有乡土文学的传统。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认为，以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为现实背景、语义结构和想象图式，固然形成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历史形态与美学面貌，但同时也造成了创作的路径依赖。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缺乏深层的意义开掘，鲜活的现实反映与创新的艺术风格。“想要改变这样的格局，就必须发事实早年乡村建设者的精神，向柳青、周立波、路遥、陈忠实等作家学习，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沉浸到农村变革的波澜与日常生活的细流中，获取实践经验，积累故事与人物素材，并在传统与世界的双重背景下做好知识准备。”

在汪政看来，制约当前乡土题材创作的主要因素，是写作者对中国乡村的现状缺乏深刻认识和情感体验，尤其是专业知识的匮乏与对书写对象命运鲜少共情的淡漠，始终让中国的乡土文学无法与现实形成真实的镜像与有效的对话，更无法参与到中国新乡村文化的构建中。因此，乡土题材创作要取得突破，必须改变现有的创作方式，从根本上调整写作者与乡土的关系，不能只满足于掌握片面的媒体信息、将乡村治理的新闻文学化，演绎图解现实身份的农村政策。“夸张一点说，中国乡土文学需要作家转变身份，只有先成为乡村建设的实践者与研究学者，才能成为乡土文学的创作者。”

新时代以来的乡村振兴事业，旨在走出长久以来农业的“内卷化”，实际上就是在科技、媒介与工业快速发展的情下，对农业进行产业更新和升级换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认为，农村题材创作者需要走出此前的“悯农”传统，摆脱知识分子单向启蒙的视角，回到当下中国乡村的现场，建立起时代的现实感。“关注当下的乡村就会发现，在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实行过程中，城乡互动与一体化进程推动了乡村的生机勃勃的乡村现实的形成，新型乡村主体得以被发现和创造。当代乡村不再是静止、凝滞、有待发现与改造的空间，而是流动、敞开、主动变革与更新的关系性场域，无论是从生活方式、认知感受还是精神结构上，都承载着古今中外一切文化与技术的成果，并且时刻不停、永无止息地在创造着自我与世界。”

因此，尽管当下的乡村题材创作强有力地扩展了乡村的经验领域、题材范围与表述空间，但写作者仍面临着更大的契机与挑战。刘大先表示，创作者最主要的还是要扎根人民、深入基层，了解乡村发展的总体性进程，理解新一代农民心理认识、情感结构和精神风貌的内在根源，进而从农业、农村、农民的角度去讲述乡村变革，并努力使之成为一种新型的中国叙述与中国故事。

(转载自 2022 年 6 月 15 日《文艺报》1 版)

## 我的散文观——散文创作大家谈

# 触动灵魂的散文语言从何而来

□ 汉滨石昌林

写散文有一段时间，一路走来，跟踉跄跄跌跌撞撞，间或有了一点成功的经验与欢欣鼓舞，但更多则是漫长的煎熬与挣扎。正所谓，感动与烦恼并存，喜悦与痛苦共生。只是因为心喜之，爱之，便执着，便只管走下去。沉浸其中，欲罢不能。

散文是一种以叙述抒情为主，取材广泛、笔法灵活、篇幅短小、情文并茂的文学样式。散文又是一种写作者写自己的经历见闻，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的文体。散文讲究“形散而神不散”，看似天马行空，随意而为，实则凝神聚力，蕴含作者的真实情感表达。一篇好的散文读来让人如遇良师，如沐春风；让人受益匪浅，神清气爽。笔者从处女诗作《童年》发表至今，陆续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了 10 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以《安康日报》居多，以散文居多。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虽然很不成熟，但还是按捺不住与诸君分享，以期抛砖引玉，渴望方家指正。

如何写出一篇好的散文，一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就我个人看法，便一定要有“两多”：一是要多读书学习，在读书学习中体会思考；二是要多参与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读书文史哲经，政治马列，均是学习范畴；实践的内涵比较广泛，包括写作实践，也包括生产生活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读书是我的第一大爱好，一生为之痴迷。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不敢说是手不释卷，但走到哪儿读到哪儿。也曾写下上万字关于读书的感悟随笔：“这些读书经历改变着我的内在气质，奠定了我最初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读书可以让你保留一颗童心，永远不被世俗的灰尘沾染。读书会让你少了许多暴戾恣睢，会让你的心底阳光澄澈清厚。”

著名作家刘云的散文集《草木光景》是一部催生着人的无限乡愁的文字，曾让我在整个冬季爱不释手。因为作家描述的是陕南家乡作者身边的花草、树木、人物、农事，读来亲切而有在场感；作家又善用家乡话描述，更能使读者体会到作家对于这片土地的深情与感恩。作家的散文语言风格朴实无华，善用白描手法；文字表达亦行云流水，场面宏大，且不失烟火气。

“很多年，我在老屋的小学里，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渴望一个升旗手。奇怪的是，我小姑夫不指名叫我升旗。我多少次地渴望并暗示过他呀，他竟然一回都不会理。那个大高个的娃儿，其实脑子傻着哩，他是上了两个三年级的，冬季里鼻涕老是揩不干净。他小名叫草狗子，乡下老屋那三个小娃儿，我只是清楚记得了：草狗子。”

因为对国旗的无限爱与崇敬，作者很想做一名旗手，却始终未能如愿，便在心里留下了一辈子不能释怀的遗憾。对于无限热爱的国旗，作者在文章里既没有高声呐喊的赞美，也没有海誓山盟的承诺，只是写下了：“他小名叫草狗子，乡下老屋那些没有小娃儿，我只是清楚记得了他：草狗子。”这样的表述不能不让读者去思考：那么多小娃儿，作者为什么只记住了草狗子？这个脑子傻得上了两个三年级，冬里鼻涕都揩不干净的草狗子？

是因为，他升了国旗，而我却没有呀！这是埋藏在我心底的一辈子的遗憾与妒忌呀！

就是这一段平平常常的文字叙述，却最能触动读者的心灵，让你我

深切体会到国旗在作者心里的分量，就像阳光、土地和水对于一株小草的分量。

我曾在《土地里的母亲》的后半部分有关于收稻谷的描写，写“我”从早上忙到晚上，“把稻谷从二层坝田肩挑到深夜里”，又从晚上忙到半夜，“用扁担将稻谷吊上二楼，堆在二楼堂屋里”，最后在清晨的熟睡中因为被母亲叫醒而情绪失控，“天放晴，需要将稻谷再次吊上楼顶”。文章本来是写“我”的亲身经历去衬托“母亲”的辛苦、隐忍与强大。正是“吃不饱干不净”年纪的“我”尚且因为农活的苦累而痛苦不已，那么与我一起劳作已经人到中年的母亲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我去过宜阳的艰辛而最终向‘母亲’爆发，那么‘母亲’又能向谁去宣泄她的压抑与痛苦？她只能默默忍受着，她只是‘俯下身，抚摸着我的肩膀，轻声说：咱农民不都是这样吗？哪有按时吃饭休息的呀？乖，快起来，再坚持一下……’”

我承认，很多作家对于我在文章美学意象的构建与渲染、语言风格的形成与走向、写作手法的选择与运用上，都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实践出真知。一部好的作品，必然是一部触动读者灵魂的作品，必然是真实的生活还原与提炼。生活造就艺术。一个成熟的作家，所要做的必然是自觉深入生活，俯身于人民群众最深处，去看，去听，去思考，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净化自己的心灵，陶冶高尚的情操，累积纯粹的精神高度，淘洗出属于自己的句子。

拙作《我家住在福道边》中写道：“人常说，有山有水的地方就有气——这气便是祥瑞之气，是福气。行走在福道上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这段话便是源于生活之中的感悟。我在肾移植手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使身体尽快恢复，每天早上都要上香溪洞，坚持走福道锻炼身体。人行福道，赏花观景，看山看水，心情格外舒畅。长期锻炼，身体强健。于是便想用文字来记录这一过程，赞美生活的美好。那么应该怎样去赞美呢？有山有水，有花有草，这些在其他地方也必然有。唯一特别的可能就是“香刺”这种植物，漫山遍野，花香扑鼻，这也是香溪之名的由来。但这些都还不够，只有景而没有，景便缺少生气，没有魂魄。

忽然有一天，我在沿着福道往下走时，迎面碰见了一个杵着拐棍的正艰难地往上行走的残疾人。残疾人的出现引起了许多行人的关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残疾人残疾人这个词在医院床上已经麻木了，这个残疾人算是幸运的，是有福气的！同样，我天天在福道上行走，我也是有福气的人！于是便有了那句“行走在福道上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

以上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只是站在自己的低洼处仰望星空时的一点浅陋见解。我想，真正要写出一篇好的散文来，要做的是不止这些。譬如“精于立意、善于构思、巧于布局……”又或是“注重细节描写、善于联想、创设意境……”等等，都是前辈大家们的经验总结，需要我们在散文写作中去深刻学习领会并加以灵活运用。

最后，我想用刘云先生曾在文学创作方面指导我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文学，是人生最真切的检讨，痛切是它的底色。多读多写！尝试从宇宙回看人间，直至一株小草！



安康现代文学人物回望：

刘继鹏

刘继鹏，祖籍河南信阳，1944 生于紫阳县，1964 年毕业于安康师范学校，1985 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创作班。历任安康地区文联党组书记、主任，安康地区文联副主席。他是国家二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省作协会员，退休后还被安康学院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聘为研究员，曾荣获全省文化系统先进个人和省文联系统先进个人、省文联第三届德艺双馨会员，2012 年获得安康市人民政府“地方文化贡献奖”，2014 年还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授予全国“书香之家”。

刘继鹏先生在安康文化界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人际，著名戏剧评论家田汉菁先生评价：“和继鹏这样的人同路，哪怕是月黑杀人夜，你也是朋友胆壮迈步的。”这么高的评价，在许多与继鹏先生熟识的朋友看来，似乎一点也不过份；文化界的朋友们谈起他，也总是真切地传递着一种溢于言表的尊敬和喜爱。

2012 年，市直机关组织学唱汉调二黄歌咏比赛，十五支合唱队中，选择先生作词的《汉江上传唱着汉调二黄》和《安康神韵》作为参赛曲目的比例最多，《汉江上传唱着汉调二黄》是 1995 年为央视专题片《汉调之光》所作的主题曲，一首歌在 17 年后还能广为传唱，足见其艺术生命力之旺盛。

1994 年，继鹏先生的歌词作品集《春鸟声声》结集出版，著名词作家党永德先生在序言中有“质朴明净、寓巧于拙、清新流畅、山情水韵、诗趣盎然”的评价，称其“可读可诵、入乐可唱”。在他创作的数百首歌词中，既有对巴山汉水秀丽风光的生动描绘，又有对各条战线山乡儿女的热情赞颂，继鹏先生的歌词洋溢着浓郁的陕南山乡泥土气息。

在歌剧中，他把笔墨凝聚在当代生活与千古泥土的结合点上，山是巴山，江是汉江，人是周围身边的男男女女；我们所生存的这块故土，有汉江“故乡的动脉流淌”，有巴山“故乡坚强的脊梁”。在时代与历史的契合点上，美得到了升华，人得到了升华，生活得到了升华，词作家的情怀一旦贴在时代和人民这两根弦上，立即就会迸发出最美的歌声。

就文艺创作而言，戏剧创作无疑在刘继鹏的艺术生命中占据了最重的分量。1979 年，他和顾群共同创作了大型戏曲《红珍珠》。由安康剧团排演参加全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时，在西安引起轰动，受到广泛好评，获得创作乙等奖。剧本收入《剧目选编》出版。此后，他相继创作了大型戏曲《视察委员》《桃花庄》《生命之花》《板桥轶事》等。《视察委员》1980 年获安康地区剧本创作三等奖；《生命之花》（与陈希元合作）1984 年由安康秦剧团排演参加了陕西新剧目展览演出；《板桥轶事》1986 年由安康汉剧团排演后，参加了陕西省首届艺术节，获得铜牌奖。后由陕西电视台录制播放，剧本收入陕西《优秀剧目选》出版。

1987 年后，他担任了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的负责工作，在负责单位行政管理及全区文艺创作组织辅导工作的同时，依然勤奋地进行着戏剧创作，先后创作话剧《生肖坪》《大山的儿子》和紫阳县歌剧《茶山情》三部大戏。其中话剧《生肖坪》1995 年获省文化厅剧本评奖三等奖；紫阳县歌剧《茶山情》2003 年获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戏剧文学剧本奖，并收入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选的《新世纪陕西优秀剧本选》，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2014 年参加第七届陕西省艺术节荣获优秀剧本奖。同一时期，小品《夜闯官宅》1996 年获陕西省第八届戏剧小品电视大赛优秀奖；小剧本《山村小店》1997 年 1 月在《中国校园文学》杂志发表，收入“中国校园文学十年精粹丛书”《校园舞台》一书；小戏小品评奖二等奖；小品《林区小店》2002 年获陕西省第二届小戏小品评奖三等奖。

提起继鹏先生，很多人都会谈及他的德艺双馨，其实，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所赢得的尊重都有其道理在内。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他先后担任文研室、文联、剧协、诗词学会等领导工作，为安康的文艺事业尤其是戏剧创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 1991 年安康诗词学会成立至今，他一直与同仁们苦心经营，发展壮大。30 年间，三十多首诗词作品集出版，《安康诗词》创刊，《安康诗词集成》出版，这些成果，见证了安康诗词学会的成长，记录了安康诗词的发展，也凝聚着他多年的心血。2018 年 5 月，他被评为陕西诗词“学会工作先进个人”；市诗词学会被评为陕西诗词“学会工作先进集体”。

老骥伏枥，坚守文化初心。退休以后，他在创作之余，把精力投向了安康地方文化研究。2008 年起，他被市方志办公室和安康学院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聘为研究员，担任《安康文化》副主编和《安康年度文化》的责任编辑，在 7 年的编刊过程中，以其多年来对文化的认知与感悟，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高质量稿件，认真细致地编辑审核，为安康文化贡献出了新的力量。

2016 年，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汉调春秋——纪念安康剧团成立 66 周年》一书的撰稿，为他所钟爱的剧种、他所热爱的剧团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记忆。

今天，年近八旬的继鹏先生依然在安康的戏剧创作、诗词创作、汉调二黄、地方文化研究而奔忙。他之所以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不仅在于其创作的成就，更在于其平淡从容的文化精神。不追名逐利，不急功近利，他只是坚守住自己心中的文化园地，宁静致远，默默耕耘，泽被后人。

(记者 梁真鹏)

